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下)

别了，我的书！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下)

别了，我的书！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怪的二人配:被偷换的孩子 愁容童子 别了,我的书!/(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7-0536-3

I. 奇… II. ①大… ②许…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308号

CHANGELING/UREI-GAO NO DO JI/SAYOUNARA, WATASHI NO HON YO!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0/2002/2005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66 号

书 名 奇怪的二人配

著 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

译 者 许金龙

责任编辑 叶宗敏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29.375

字 数 714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36-3

定 价 85.00元(共三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 1

序章 看呀!他们回来了 3

第一章 “小老头”之家 29

第二章 阅读艾略特的方法 52

第三章 回到三岛问题上来 73

第四章 被摄像机所撩拨 93

第二部 死者们的交流用火进行 115

第五章 暧昧的软禁 117

第六章 三岛=冯·佐恩计划 133

第七章 在狗和狼之间 153

第八章 鲁滨逊小说 173

第九章 突如其来的虎头蛇尾(一) 190

第十章 突如其来的虎头蛇尾(二) 210

第三部 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 225

第十一章 “进行破坏”的教育 227

第十二章 怪异之处处于优势 247

第十三章 “小老头”之家被爆破 267

第十四章 “奇怪的二人组合”之合作 285

终章 “征候” 301

第一部

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

我已不愿再听老人的智慧

而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

听到老人对不安和狂乱所感受到的恐惧

——T. S. 艾略特^①

^①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出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批评家, 194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代表作为长诗《荒原》和组诗《四个四重奏》等。

序 章

看呀！他们回来了

1

虽说已经步入老年，可长江古义人还是因暴力原因身负重伤后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常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客人前来这家大医院的单人病房探视，这让他经常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想自费在床下安装避客用的大口径管道。不过，多年未见的椿繁的出现，却给他带来了另一番感触。其实，当他最近听说此事时，对椿繁已经没有什么真实感了。堆积起来的有关争吵的记忆，使得古义人充满怀念和喜悦。

“你的初期作品里，有一段奇妙的开头，预言般地写着现在的咱和你的这种垂直与水平的对峙。”繁的话语中混杂着旧时语言和外国人的腔调。

“是什么小说呀？只要头部受到伤害，即使肉体上得到恢复，也总觉得有什么不放心，对记忆的唤起感到不安……”

“咱也在想，真会有这种事吗？就到成城你家里和千桎说了这事，还从真儿那里取来这册陈旧的文库本小说。”

繁从美国陆军^①装备式的外套里取出书来,开始阅读像是在地铁里预先确认了的开首部分。

一个深夜,他用劳泰克斯牌旋转式鼻毛修剪器,修剪自己那尊久未骑乘在腿脚上走出落满尘埃小巷的鼻子,尽管犹如猴子的鼻孔一般,里面没长一根鼻毛,可他还是反复修剪着。就在这时,也不知那人是从同一座医院的精神病区跑出来的还是路过这里的精神病人,总之,作为男人来说,他的个头异常瘦小,犹如大胡子不倒翁一般的面孔圆鼓鼓的,那家伙随即撇腿偏身坐在他的床边,口角堆起泡沫,令人吃惊地叫喊道:

“究竟、你小子呀、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繁高兴地笑了。

“现在,你还用那种夸张手法创造你的文体吗?这是约翰的英译本,那还是咱由于建筑系的纠纷,跑到东洋研究所担任语言学教师时的事了,把它作为日英两种语言对照使用的文本。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也说呀,比起原文来,英译文本更容易理解。

“不过呀,古义,对于咱这样的读者来说,你所创造的文体还算不错,虚构和现实的纠缠更是有趣。关于劳泰克斯牌鼻毛修剪器,知道你喜欢那玩意儿,咱已经作为小礼品给你备下了。”

对于这个把自己称为古义的人,也就是在共同拥有四国森林中的生活经历的友人里还存活着的繁,古义人以病后少有的敏捷应答道:

“关于猴子的鼻毛,最初告诉我的,也是繁你呀。在《纽约时报》上发了文章,说是东京环境恶化,上野动物园的猴子长出了用于自卫的鼻毛。那还是你在美国和日本各半期间时的事。”

^① 原文为 G. I., 由英语 government issue 的首字母复合而成。

“后面还有哪,古义你在选举中声援过 Minobe^① 的政策,说是在他的治理下,东京的空气已大见好转,就连猴子也不需要鼻毛了……”

然而,如此温和开始的相逢——分别十五年还是二十年了?彼此在用老人的时间感觉摸索着,用那并不久远的过去的暧昧的老人的时间感觉摸索着——随即便进入深刻交谈阶段。

“这是有关你家里的事。今天,真儿在写给咱的电子邮件里说,古义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可她担心的是,你的心是否也回来了。她好像和你直接说起过此事。”

繁这样提起了话头。“就在千桢、真儿和咱谈论这个问题时,在一旁听着的阿亮突然问道:‘爸爸会自杀吧?’”

“……我这不是刚刚生还过来吗……”

“说的是呀,”繁说道,原本隐于那张非常熟识的面孔之下的、与年龄相适应的严肃显现了出来,“咱呀,古义,虽说咱们都已来日无多,可咱相信,你是抱着继续活下去的打算回来的。可是呀,你将要给予真儿和阿亮……千桢暂且另作他论,如果考虑到塙吾良的因素,就更具有残酷的意味了……那样一种悬念,这可就有问题了。在阿亮的用语范围内出现‘自杀’这个词,也是因为吾良之事吧。不过,以前你可是写过,你是抱着为了阿亮而对世间事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义的打算从事工作的。

“那么,你为了阿亮究竟是怎样定义自杀的呢?是呼隆一声把满头白发的尸体推过去吗?”

“不是说了吗?我刚刚生还过来!”古义人听到自己那叹息一般的声音,“不过,如果说到真木^②在担心,那还是因为我自己老大无成且率性而为之的缘故吧……”

① 喻指美浓部亮吉(1904—1984),此人于1967—1979年间被选为东京都知事,是最初提出改革的东京都知事,在任上推进福利政策和公害对策,其政治倾向偏左。

② 作品中主人公真木是真儿的本名,后者为昵称。

“因此,这个夏天,咱要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生活,与你相邻而居。这是真儿、千桢和咱商量后得出的结论。关于房屋的买卖过程,古义你多少也听说了吧?我还要回加利福尼亚一趟,七月份再赶过来。当然,那也是因为自己的事务,你无须过于考虑这个问题。至于具体细节,会与真儿……她无意从事和父亲相似的工作,可在电子邮件上写的文章却很有趣……通过电子邮件继续联系。她该不是通过千桢而承续了舅舅的血脉了吧?”

2

进入恢复期后,老年人的自我意识理应变得迟钝,可古义人却自我感觉到身体中存在着具有某种怪异之处的另一个自我,犹如彩色印刷的重边一般实实在在的双重存在。那里原先只有长年写小说的自我,现在出现的另一人则是年轻时想要写作却未能如愿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像是催逼自己写那部小说的、年轻时期的自我。

从繁实际现身一事细想起来,他的名字最近确实出现在家庭成员间的谈话中。最初是千桢介绍了繁的近况,但是古义人觉得,倒像是存在于自己体内的另一个自我把他召唤来的。

“听说,繁叔叔辞去了在美国西海岸的工作。”千桢首先这样说道,“在慰问信中,他是这样写的。还问道,‘病人能够和人说话了吗?’”

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繁还‘考虑将在日本度过获得自由后的日子,但受不了东京的夏天,北轻井泽是否有合适的地方?’”

由于这个信息是真儿用电子邮件接收的,因此古义人记得当时答复得比较缓慢。自从经历过生死体验生还过来后,他讲话时就养成了时断时续的毛病,一直在看护着他的女儿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个变化。

“繁……或许会来吧……已经多少年没见面了?孩子他妈,你刚才说什么?如果打算到北轻井泽,繁最初建的那房子,出院后我要用,另一处

后建的房子嘛，无论借给他还是卖给他，都没什么不合适吧。”

“如果能那样就好了。可是，”千桢又说，“可是，孩子他爸，你过去和繁叔叔严重对立，能这么轻易地重归于好吗？”

“是啊，就我们的关系而言，从孩童时代起，就干过不知多少仗了……假如繁不介意的话，我当然欢迎。”

古义人后来回想起，当作为老作家的自我如此回答时，另一个自我却说道：如果与繁重逢，一定会出现非同寻常之事，你要做好勇敢迎接的准备。

3

古义人认可了另一个自我——在岁月流变的过程中，他只是重复着并不增长的年龄，现在也还处于称得上年轻的年岁——的怪异之处。他甚至在想，直至老年都在一直写小说的自我，早已决意去过宁静的生活，却丝毫不想抑制那家伙的怪异之处。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考虑，不要让另一个自我的怪异之处过于显眼，要过一种未曾有过的安逸生活，还要时刻警惕，不能让别人注意到那怪异之处。他甚至想到，倘若与这个尚看不透其真面目的家伙卷在一起，余生不多的自己或许也将迎来砰地迸裂开来的瞬间。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自己还需要在稳妥的生活中等待时机……

古义人忘不了从集中治疗病房被送入单人病房后随即陷入的苦梦。在梦境中，他睡在荧光标识浅浅映出“集体康复病区”的大病房里。那张原本就窄小的病床越发狭窄起来，这是因为虽然周围一片黑暗，一个身材略胖的德国人还是躺卧在身边，抬起两只臂肘看着书。他之所以能看书，是因为那家伙的眼镜架上也安装着荧光装置。这时，犹如螃蟹喷出热腥的气泡一般，那德国人口中呼出酒精气味，正朗读着其中一段。

古义人回想起，三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的夏季讨论会上曾出现过相同

一幕。

“这是以梦境形式再现当时的情景。”当古义人让自己如此理解后，又想起了自己将那段英文诗翻译过来的句子，便和着那声音吟诵道：

别了，我的书！犹若必死之人的眼睛那样，

想象之眼迟早也必将闭合。

拒绝了爱恋的男人，会站起来吧。

“可是，他的创造者已经远去。”

刚意识到这一切，梦境中的德国人早已不见身影，古义人便独自一人睡去。病床周围的黑暗中，地板上躺满了黑黢黢蜷缩着的身影，像是难以入眠般屏住气息。

“这些全都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人物。”古义人心惊肉跳地想着。应该是撤下他们大步走了出去，自己却又回来了。而且，必须照看他们……

对于《洛莉塔》，那个德国室友的艺术水准实在不敢恭维，在因此而受到围攻的讨论会上，他表示拥护纳博科夫，说是早在自己和大家刚出生时，这位作家就已经是在柏林做出杰出业绩的流亡作家了。话虽如此，他还是不为大家所重视，于是此人花费一整天时间，从大学图书馆里找出这位作家俄语创作期的代表作《天赋》，并在深夜叫醒古义人，对他朗诵了这么一段。

古义人借阅了这册英译本，尽管自己没读过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可他坚信，作品中那位在夜晚的菩提树林荫道旁对恋人吟诵这首诗的年轻作家，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另一方面，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几乎做完了所有工作的老作家，而且辗转返回到一度离去的生的这一侧。此外，还必须照看“集体康复病区”黑暗的地板上睡了一地的、自己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事情是否可能呢……而且，今后自己必须加以照看的，还不仅仅是想象之眼的产物……

古义人在康复期连续失眠的一个夜晚,对另一首诗也能够作新颖而现实的解读了。

那次受重伤时,古义人曾为就这样前往彼界还是退回此界而冥思苦想,为这个选择耗尽了心血。至少,当时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前往彼界将会轻松快乐,相反,回到此界则将由自己来承担肉体的痛苦。然而,让守护在病床边的亲友们那大受震撼的哭喊,却的确是出自于内心的苦楚。

返回到此界来的古义人所拥有的是确信,确信自己是在清醒且理智的状态下一直前行到生死分界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对于死为何物、死后如何等问题,自己就真的加深了哪怕些微的认识……

终于来到通往彼界的入口处,面前耸立着黢黑如铁板一般的東西,也知道只要等待那里自行开启,自己就不会有任何痛苦,可还是执意撞了上去。接下来,一如自己事先估计到的那样,咚的一声被反弹了回来。这个经历作为鲜活的记忆存留下来了,古义人真切地感觉到,今后,较之于生活在同一社会(世界)的人们,在生活中自己与死者将会更为亲近。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古义人觉察到,突然间竟深切领会了此前一直未能理解且难以忘却的艾略特的一段诗,这诗与西胁顺三郎^①的译诗融汇起来,存留在古义人难以入眠的头脑里。

我们与濒死者偕亡。

看呀!他们离去了,我们也要与其同往。

我们与死者同生。

看呀!他们回来了,引领我们与其同归。

^① 西胁顺三郎(1894—1982),日本诗人、英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诗集《近代寓言》等。

5

就在这种认知于古义人内部固定下来前后,家人注意到了发生在一家之长身上的异常变化,可是,她们一直试图通过稳妥方式来应对这个变化。

当家人在病房里谈话时,千桢对古义人这样说道:

“真儿说,她感到爸爸好像和已经死去的那些人……也包括吾良……生活在一起……”

“我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大白天的光亮中并没有这种切实感受。一睡着就立即做梦,因此睡醒时,或在床上睁开眼时,曾在梦境中见到的那些死去的朋友,甚至比活着的任何人更有现实感。”

听了这番回答后,平日里畏首畏尾的真木将她那连眼白也略微发黑、看似荫凉处一泓积水般的眼睛转向古义人,开始了像是经过准备的陈述:

“爸爸想起故去的那些老师和朋友时,感觉是在和那些人进行对话。我知道爸爸有这个习惯。吾良舅舅去世后,你不是一直在和录音机说话吗?我问了妈妈,妈妈说,这也许和爸爸长年从事小说创作的生活经历有关……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我时常感到……爸爸好像打算和另一个自己生活在一起。夜已经很晚了,爸爸还在和像是年轻人的那个人说话,还把那年轻人称作古义。

“有一次,似乎在安慰那个一面哭泣一面说话的年轻人,在我倾听的过程中,连爸爸也哭了起来,也不知怎么回事,好像在模仿对方那年轻的哭声……”

对于这个生性极为谨慎、可一旦向某个方向开始前进后便不会犹豫半分的女儿,古义人闭口不语,于是千桢接过了话题:

“真儿，你害怕了吗？”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天亮之后……以前，每当我和爸爸两人单独相处时，就会感到紧张，可这次却没有……我觉得，我的心情非常自然。接下去，即使是白天……”

“在大白天，你爸爸也看不到幻影吧。”

“不是这样的。”真木罕见地反驳母亲，“就是现在，我甚至也能感觉到，爸爸似乎正和那年轻人在一起。”

古义人因此而知道，自己最近感觉到的事物已被女儿察觉。

“还有一个人，他与你那些故去的朋友不同，你还经常和繁叔叔谈话。”

“是吗？确实如此，繁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梦境中。”

“最近，真儿经常用电子邮件同繁叔叔联系，是吗？”

“我是躺下后才被告知那事的。但是我想到的，是真儿所说的、另一个自我现身了，就是同样年轻的繁呀。”

“……既然说到了繁叔叔的话题，那我就说几句。我与繁叔叔之间的商量，由于真儿帮着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因而进展比较顺利，还谈出了新的内容。

“关于家中今后的经济问题，最近也在考虑出售北轻井泽的地皮和房屋。只是呀，暂且不说后来新建的房屋，最初那座小一些的房屋，是繁叔叔设计的，也算是当年的年轻建筑家繁叔叔的代表作吧。我想把这处房屋留下来，可是通过大学村介绍来的那些买主，全都要连地皮带房屋整体买下，然后拆除上面的旧房。大学村工会也表示，最好不要把地皮分割得过于零碎。

“以同繁叔叔就此事进行磋商为契机，真儿开始和他互通电子邮件。现在对方希望，留下供你静养的场所，也就是那座小一些的房屋，其余部分就连同土地一起，作为繁叔叔他本人和他那些青年朋友在日本的根据地。我们则支付地租，使用那座小一些的房屋。由于邻居是繁叔叔……

如果你们能够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关系……我认为是值得欣慰的……”

“在目前这个交涉阶段,假如繁这么提出来了,他那方面不就没问题了吗?对于我来说,和繁已经是老相识了,相互间有一些盘根错节的地方。”

真木和千桧都从古义人的态度中得到鼓舞,把有关北轻井泽交易的资料搬到了病床边。

“繁还没从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退休吧?他为什么想回到曾那样憎恨的国家来?甚至还说出根据地这样的话……”

“繁叔叔据说因9·11纽约恐怖事件深感震撼,9·11之后美国的政策走向也让他讨厌。而且呀,真木甚至感到非常惊讶,繁叔叔竟然那么担心你的事故……说是他和爸爸的关系好像会就此了结,将变得徒劳的部分过多……对于双方来说,相互间的存在也将全都完蛋……”

古义人沉默无语,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在重伤后的那些夜晚,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诸多苦恼之一,就在于经过这么一番“问题化”处理后,对于繁,自己有着与此相同的想法……

或许是注意到古义人因手中无事而空寂无聊的模样,千桧递过一柄大号手镜,想让丈夫看看自己那张手术后从未打算看上一眼的面孔。不管对于古义人还是对于吾良,倘若对他们有必要,千桧从不曾收回自己的主张。现在,她就以这种固执一直等待着古义人窥视镜中的自己。

听说,当时进行手术是为了降低已经达到危险水平的颅内高压。医生剖开头盖骨进行必要处置——阿亮恰巧也是如此——后,贴上塑料板再将头皮覆盖回原处的部分,在朝西打开的窗子泻入的略带红色的光亮映照下,表面出现明显的高低不平。

千桧等待古义人放下手中的镜子,她说道:

“听说家门口有个带着高级数码相机的人走来走去的,所以呀,出院后要注意些,以防出来散步时不留神被拍了照片。”

“或许呀,会像当时对付守在门口的那些自称为右翼的家伙那样,总

能逃开吧。”

“你已经不年轻了……最好还是不出门吧。”

“也没什么想要去见的人了,闭门不出倒也无妨。”

“北轻井泽的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是现在这个岁数的爸爸,假如能够与相同年岁的繁叔叔进行对话……那就太好了!”真木在一旁说道,“我觉得,听到你们俩年轻时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迄今为止,爸爸并没有谈及有关繁叔叔的事吧?我认为这很奇怪,通过电子邮件和我联系的繁叔叔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呀。”

“我觉得自己比真儿更了解繁叔叔,可我也认为,情况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千桎说,“事故之后,我开始读你的小说,曾一度感到不可思议。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不是被批评为‘私小说’作家吗?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能够以包括我本人体验在内的经验进行反驳。但是,与这个层次所不同的是另外一点——此前你也许只写和自己有交往的那些人的事……”

“尽管如此,你不是还没写过有关繁叔叔的事吗?”

“我确实感到不可思议,你为什么要从自己的小说中尽量抹去繁叔叔的痕迹?”

古义人运用躺在病床上的人惯用的权利,如同虚弱的病人那样因疲劳而闭上双眼。同时他在想,就算自己现在决定写繁,也是难以简单地对千桎和真木进行说明的。古义人意识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认为,这是在母亲故去后才获得的。更准确地说,是在颅内积满瘀血时陷入的那个痛苦梦境中与母亲和解之后才获得的。

6

战争结束前两年的那年三月,比古义人大两岁的椿繁虽说还是一个孩子,却独自一人从中国一路来到日本四国的森林中。古义人的母亲一